

岁月流沙

朱湘山



月圓古城

张成林摄影作品

从居延海到达来呼布约有40公里的路程,沿途的旧时风光,时隐时现。在古老与现代文明的对视中,历史从来都无言而深邃。

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又称“马圈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虽已不多,但墙基明晰可见。诗人王维、陈子昂都曾在此驻足并留下诗墨华章。在这里,随处可见的残片碎石都刻满历史的印迹,风中飘过驼铃之声,点缀着黄昏时光的寂静。

站在黄土夯筑的残缺城垣四野眺望,在连绵起伏的黄沙之间,达来呼布、古日乃、哈拉浩特、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苏泊淖尔、赛汉陶来、温图高勒、巴音陶海,这些陌生、拗口而透露着神秘的名字,伴随着镜面般的弱水河直到巴吉林深处的居延海——它们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紧密相连,让身在阿拉善高原的我们,与历史文明仅隔着一步之遥。

1.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建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壮美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遗址之外,陈子昂的千古名句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透过一片随风摇曳的梭梭、红柳和胡杨林,我看到了弱水河——那戈壁大漠的孤独行者。

一行大雁南行,渐渐消隐于澄澈的天际。那些残缺的土台,在秋色中愈发的落寞与萧瑟。天空似乎变成了另一个居延海,如果没有云彩,一定是静影沉璧,气韵庄重。此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已不复存在,鲜衣靓车只是沙漠的点缀。

只有夜晚,只有达来呼布的夜色,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孤立的敖包与芦苇丛中的鸥鸟,在不动声色的星光下,在河流的怀抱里,与陈年往事守望相依。

2. 达来呼布是额济纳的旗府,蒙语意为“大海的深渊”,来自冰天雪线的弱水河,流到这里分成17条支流。那些弯弯曲曲的弱水分支,仿佛

我五岁时,第一岁,妈妈白天忙得团团转,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做我们一家四口和姥姥、姥爷的棉衣棉鞋。于是,一夜间我成了大姑娘,自己吃饭穿衣,自己上厕所,再委屈再难过也没有机会往妈妈怀里蹭着,让她拥抱一下。

小学五年级时,我的花书包烂了一个大洞,不敢跟妈妈说,又怕同学笑话,每天上学只好用手捂着那个破洞。有次妈妈终于看到了,满是愧疚地说:“瞅我这个妈当的,孩子书包都坏成这样了,我竟然没有发现。”她熬了个通宵,给我缝了个新书包,还特意缝了一圈绒布花边。我开心雀跃,背着新书包在院里转了好几圈,却没想到钻进妈妈怀里撒个娇。

我,已经忘了妈妈怀抱里的温度。

初中时,我患上严重的气管炎,走个平路也气喘吁吁,在学校不能上体育课,无助的我特别渴望妈妈能把我抱在怀里,给我一点战胜病魔的勇气,但她除了不厌其烦地找偏方,便

“铜盆铜碗铜大缸,铜起小盆不漏汤……”我小时候生活在“金都”招远县城东南农村,这首极其熟悉的歌谣,就是我和俺村一群光腚孩子,专门哼唱给走街串巷、铜盆铜碗铜大缸的铜漏匠听的顺口溜。

虽说乡间俚曲,难登大雅之堂,可是在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个瘦瘦男人的身影。他是俺村南面,中间隔着两个村子,另一个村子的村民。俺村里的人们背地里大都喊他叫“小当儿”。我琢磨,那应该是那个男人的乳名,他本姓陈,至于叫什么名字,就不得而知了。

铜漏匠陈师傅下乡做买卖,不是肩挑货郎担子,而是弯腰推着独轮小推车。小推车的货架上,一边放着工具柜,另一边则坐着一个模样不丑但却光着屁股蛋的小男孩儿。孩子小小年纪,为什么不待在家里跟着娘,能按时吃顿热乎的饭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反而东跑西颠跟着爹出来奔波?真是苦了陈师傅,既当爹又当妈,还得不耽误工钱做买卖。

陈师傅推着独轮推车一进村,我

血管一样,把它和40里外的居延海紧密相连。

每年秋月,当第一场秋霜凛然落地,总面积8万多亩的胡杨林一夜之间由绿转黄,金色的树叶衬着湛蓝的天空于风中婆娑起舞。那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影调,亮丽的色彩,足以令任何文字苍白无力。

我抵达达来呼布的时候,已是暮色苍茫。透过车窗,我看到道路的前方,漂浮着一片璀璨,恰好与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遥相呼应。临河而建的街道上,新式楼房,拓宽的马路,更多的车辆和行人,乃至更多的商铺一扫平时的冷清,热闹非凡。经济建设的脚步如此强大,一个城市的瞬间改变,足以让过去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瞬间看到一种惊艳的辉煌。

循着悠扬的音乐声,我来到一家具有民族风情价格不菲的民族餐厅,在满是烟味和羊肉膻味的桌边坐下,点了烤羊腿和一条据说是居延海的鲤鱼,品尝了一顿进入沙漠以来最美味的晚餐。

餐厅很大,靠近舞台的两边摆着落满灰尘的音箱,台上立着麦克风架。舞台上正在演出,有民族歌舞,马头琴独奏,顾客也可上去互动。一位蒙古族歌手先演唱了一首草原歌曲《鸿雁》,声音沙哑而略带磁性,哀怨而富有沧桑,在马头琴忧郁的伴奏氛围里,表达出一种生命深处的低吟,婉转绕梁。接下来他又演唱了一首蒙语歌曲《敕勒川》,浑朴的歌声,像蓝色的天空,深远得让身在异乡的人,漂泊的灵魂得到安慰。

歌声里,划破多少幽怨,牵来多少乡愁,两曲下来,歌手的眼里跳动着泪光。在漫长的岁月中,土尔扈特人作为一个流动漂泊的民族,居无定所,完

没有别的表示。直到考上大学,我体检一切正常,妈妈眼圈红了:“这下可放心了,那时候总是担心你活不久长。”妈妈的举动让我的心掠过一丝感动:原来我的健康问题在妈妈心里压了那么久。结婚后每次回家,妈妈总是站在村口接我,看到我拎有重的东西,必定要帮我拿着,嘴里还说着:“你拎不动,妈有劲。”当我要抢回来时,妈妈总是说:“干了一辈子活的人了,这点东西还拿不动?”

其实妈妈没有她说得那么健康。常年的辛苦劳作,她早就一身病痛。我想亲热地搂着妈妈的肩膀一起走,却总是有点胆怯,不知道该怎样伸出胳膊。

那,我五岁时,第一岁,妈妈白天忙得团团转,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做我们一家四口和姥姥、姥爷的棉衣棉鞋。于是,一夜间我成了大姑娘,自己吃饭穿衣,自己上厕所,再委屈再难过也没有机会往妈妈怀里蹭着,让她拥抱一下。

“铜盆铜碗铜大缸,铜起小盆不漏汤……”我小时候生活在“金都”招远县城东南农村,这首极其熟悉的歌谣,就是我和俺村一群光腚孩子,专门哼唱给走街串巷、铜盆铜碗铜大缸的铜漏匠听的顺口溜。

和村里的鼻涕虫,都感到稀奇和有趣儿,就围在陈师傅地摊周围,看光景瞧热闹。陈师傅挺和蔼,一边忙活着手里钻杆铜子活计,一边逗弄身旁看光景的孩子:“有一群家雀儿,落在街门口老槐树上,一枪打下三只,树上还有几只?”一个小男孩儿说:“还有一群。”陈师傅说:“到底还有几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哩。”那个大一点点的男孩儿挺聪明,接着说:“枪一响,全都飞走了。树上,一只也没有。”

陈师傅咧着嘴,干完活计收拾工具箱要出村。看着他弯腰推小车远去的背影,我和小伙伴撒开脚丫子就跳起来,拍着手掌使劲吼唱:“铜盆铜碗铜大缸,铜起小盆不漏汤……”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点的男孩儿,活蹦乱

跳,口快如刀,随嘴大声喊唱:“铜漏陈呀铜漏陈,推着儿子来铜盆。儿子捣蛋不听话,吹胡瞪眼别气恨。”那时候,凡是进村做买卖的手艺人,大都肩挑着货郎担子,或者胯下骑着半新不旧自行车,也有屈身推着独轮小推车的,走街串巷做买卖。染花布的小染匠,头戴着一顶让岁月啃掉边边的破草帽,骑着一辆破旧大金鹿牌自行车,进村后往大路口一站,就一手握着车把,一手使劲摇着手里的小拨浪鼓,专门招揽染布生意。

居住在深深街巷里的女人们,听到小拨浪鼓召唤的声音,就三三两两从家里走出来。有的抱着咿呀学语的孩子,有的手牵着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有的在白皙红润的脸蛋上擦

成过一次至为悲壮的民族大迁徙,历经九死一生回到祖国的怀抱,定居在弱水河畔。那种伤感痛楚,那种对家乡的感情和浓重的乡愁,就自然地融入他们的歌声和血液当中,并让在场的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沉浸在歌手与马头琴忧伤的韵律中,每个人都感觉时间太过匆忙。在房东电话的催促下,我们无暇看完全部演出就匆匆作别。

4. 历史的记载常常充满着百感交集。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是黑城遗址,蒙古语称之为哈日浩特,这是古代北境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遗址。这里是西夏王国军事、经济的大都市,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残高约9米。城西北角建有5座覆钵式喇嘛塔,旧有的街道和主建筑依稀可辨,四周古河道和农田的残貌仍保持轮廓。无情的沙漠将这里吞噬,黑城里面究竟埋藏有多少珍宝,历代打捞未果,终成难解之谜。同许多沙漠戈壁上湮没的城市一样,黑城消亡同样是因为水源的枯竭。历史上,居延地带既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交流的窗口,也是冲突的最前沿。广袤的地域战事不断,它那苍老、脆弱而又贫乏的肌肤之上,布满了太多的负重与血腥,承载着一段段刀光剑影、气势磅礴的历史记忆,无比厚重地被载入悠悠历史。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纵横驰骋数千里,横扫草原,生获首涂王,降伏匈奴万人;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被匈奴单于于万骑兵重围,兵败汗山峡谷,尸横遍野;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发动对夏战争,铁蹄之下,黑城沦陷,西夏王国从此一蹶不振。

半个拥抱

翟智慧

有了儿子后,看着他在妈妈怀里肆无忌惮地撒娇,妈妈眼里满满的慈爱和纵容,我便有些小嫉妒,嗔怪妈妈:“我小时候,你都没这么抱过我。”妈妈说:“那时候活儿那么多,哪有工夫啊?”

生丫头时,老公在外地打工,月子里由妈妈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她总是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每次我的饭还没吃完,妈妈就把漱口水倒好端到我的床头柜上,说是害怕我没吃好,半夜饿得慌……我感到好笑:不在她身边了,她倒又把我当孩子。

继而又想,她要是给我一个拥抱多好多好。

那次,妈妈要到市里去做心脏搭桥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忙不迭地

跑回家,像个尾巴似的跟着她去菜园里拔草,跟着她喂鸡喂鸭,跟着她去抱柴火。看着她把爸爸的衣服收拾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听着她絮絮叨叨地交代家里的未尽事宜……我鼓足勇气张开了双臂,想扑到她怀里紧紧地拥抱她一次,却在要触到妈妈时,又退缩了。

在妈妈诧异的眼神里,我夸张地伸个懒腰,收回了双臂。我怕她哭,怕我比她更先落泪,也怕她不习惯这个拥抱。

在妈妈家住了两天,我不得不回来上班,妈妈不顾身体不适,又拎着大包小包送我。

我不甘心就这样走了,因为我特意回来就是想抱抱妈妈,了却我的多年心愿。我提了一口气走到妈妈身边,说:“妈,我抱抱你吧。”便笨拙地学着女儿小时候扑进我怀里的样子去拥抱妈妈,但手刚搭在妈妈的肩上,她下意识转过身子,留给我一个后背。

天哪!我酝酿了好多年的一个拥抱,最终也只实现了半个。

我感受到了妈妈的手足无措,她还是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我不知怎么打破这份尴尬,也没有勇气再拥抱她一次,便借整理包裹,把时间拖得老长老长。

返程车来了,我恋恋不舍地站在车门口,想跟妈妈说几句话,哪怕无关痛痒的几句话。只要说几句,便能让妈妈心安,也能让我心安。可妈妈一直背对着我,不肯回头。她的肩头轻轻地抖动着。

我知道,她不敢回头,是怕我看到她流泪的双眼。

车一溜烟地开出村子,我把半个拥抱,留在了妈妈的泪水里。

(作者单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检察院)

坝上已长满了胡杨树、灌草,成了一座固定的沙丘。这次战争明朝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也破坏了良好的生态水系与水利设施,使得一大片绿洲消失在沙漠之中。

“怜君此去过居延,古塞黄云共渺然。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一座被流沙半掩的黑城曾有过的繁华旧梦,万人空巷的景况已随风散尽,丝绸之路的来往商旅行踪不再,黄土古道湮没在茫茫沙海,悠扬的驼铃声成了历史的记忆。古人一定不会想到,今天,会有一座新城拔地而起,繁华茂盛。

夜阑听风雨,冰河入梦来。清清的弱水之水,静静地从河床流过,流过的当然不仅仅是水,也是绿色希望,生命之源,更是人类期盼的绿洲。

5. 胡杨林景区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是一个身穿迷彩服的湖南小伙子,听说我们来自海南,破例开门允许我们进入,近距离感受一下胡杨林的夜景。在暖黄色射灯的烘托下,胡杨林树影婆娑,金韵斑斓,幻化出海市蜃楼般的辉煌,呈现着一种空灵朦胧的震撼之美。同行的几个人忙着拍照,我一个人独坐在胡杨树下,静静地感受着沙漠的脉动。

此刻我的周围,高大的胡杨满身皴裂,干燥的表皮像是岁月的脸,飘零的黄页轻轻地落在我的面前,下落的姿态优雅而从容。脚下的沙子冰冷如玉,清凉直达内心,不禁想到《冰山上的来客》歌词里唱的“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任凭风暴啊把我带到地角天边”,顿时,感觉到肆意和洒脱。这时候的我,仿佛一只树叶一样的船只,在静止的汪洋之上,在无意识或者梦境之中,完成一次生命的旅行。

我身旁不远的地方,弱水河正淙淙地奔流,传递着高原积雪融化润泽万物的温情。它在千年的岁月里催生着沙漠的枯亡与荣旺,毁灭与新生,让历经衰败和枯竭的居延海得以延续绵长的呼吸,让这里的生命在几经湮灭后得以接续和蜕变,复活与再生。

或许,只有出入过岁月流沙,才能真正懂得对于河流的依恋,才能理解那种融化在血液里的感恩。河水无声地抚摸着灯火迷离的河岸,也触摸着我的思绪。眺望河对岸那座孤独的黑城遗址,我的眼前,不再是往日里百尺之高的烽火城楼,也不再有着凄清孤苦的羌笛吹月、瀚海悲秋。那曾经见证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古战场,已经拂去旧时的黄页与飞雪,变成春风初度的再生之地。

弱水河啊,弱水河,你古老的宿命正渐渐淡去,而焕发新彩的篇章,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供职于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海南省公安厅)

边,说:“妈,我抱抱你吧。”便笨拙地学着女儿小时候扑进我怀里的样子去拥抱妈妈,但手刚搭在妈妈的肩上,她下意识转过身子,留给我一个后背。

天哪!我酝酿了好多年的一个拥抱,最终也只实现了半个。

我感受到了妈妈的手足无措,她还是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我不知怎么打破这份尴尬,也没有勇气再拥抱她一次,便借整理包裹,把时间拖得老长老长。

返程车来了,我恋恋不舍地站在车门口,想跟妈妈说几句话,哪怕无关痛痒的几句话。只要说几句,便能让妈妈心安,也能让我心安。可妈妈一直背对着我,不肯回头。她的肩头轻轻地抖动着。

我知道,她不敢回头,是怕我看到她流泪的双眼。

车一溜烟地开出村子,我把半个拥抱,留在了妈妈的泪水里。

(作者单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检察院)

打水的铁筒儿。打薄铁匠王师傅小儿子阿力,他跟我般大小,在联中读书时是同班同学,我在班里当着班长,阿力是体育委员。

王师傅挺好心思的,常常你让他干完了活儿,手头现钱不凑手,这不要紧,不凑手就先欠着,“反正天火又烧不了明日”。他德艺双馨,村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他为人忠厚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以此为素材和生活原型,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王六指儿》,作品刊登在《山东法制报》文艺副刊上。

岁月如织不饶人,勤弄白发更稀。

如今,我已在外工作四十余载,可是童年发生在乡村老家的陈年旧事,却像沉在水里的石头,不因岁月远去而消逝不见,更不因自己年长而减轻重量。这些乡间艺人不仅有一双巧手,而且还有一手绝活儿。随着敲敲打打的声音,他们把原本不起眼的人生,捌捌得丰富多彩,蛮有味道哩。

(作者单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自然笔记(组诗)

徐睿

游鱼

我用智性抵御着自然的侵蚀
伊若风化的石头
岌岌可危,一尾小小的银色游鱼
在冬日雾霾的空气中游弋呼吸

你之于我,若露凝霜
从清彻到清冷之间
隔着清晰可见的三秋
这世间如你般亘古至今
可以保持着永久不动声色的美

劈柴取暖,钻木取火
像原始人一般有心向暖
我要小心翼翼地呵护
我对你的小小的欲望
好像呵护着微弱的生活火苗

意之所衷

一首诗中只有一句是我意之所衷
凭此一句,大胆敷衍成篇
似这般用一朵蔷薇的姿安

格律音韵未能求工
全部的十四行,十三行的莽撞
辗转短章里处处存在着破绽和缺陷

写诗的人往往过于大胆
将那平常当作罕见,短暂当作恒远
将你,当作自己任性书写的笔端

恰恰,用一朵蔷薇的姿安
敷衍成了整个春天

雨记

暗夜里的每一步
都在与你相距甚远
写下的每一个字
都在迟缓着与你告别

当词句已被用旧
斟酌的笔尖停顿,迟疑
如何寻得一个新字来划破
这从蝉鸣开始的沉默

经历着的夏天仍然盛大
秋意隔在一纸薄薄的信封之后
六月的梅雨至今重重叠叠
没奈何它总是如约而来

你听,门外雨声潺潺
无意滞留的木屐声已踏路走开

岁月

当我老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坐着取暖
烤手的余烬,一寸一寸缩短
清冷的炉灰与灰白的神色颇为相衬

倦意浓重,不再翻阅书本
写过的诗稿也几乎无所留存
我不敢说自己追求过知识、美善和真
这不过是自陷虚荣的名声

我只能说曾经羡慕你,如同众人
却不能奢言比旁人更加懂得你的灵魂
往昔和你,这一点星光
只借此暖一暖将要离行的远程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生命 李陶摄影作品